

作者 | 刘少雄



恽寿平《燕喜鱼乐图》

02

从风雨中走来：由《南歌子》到《寒食雨》

在人生旅途中，沿路的风光里，东坡最欣赏两种景色：月夜之时、雨后放晴。他常写雨景，除了雨景的美，他还说“雨落诗成”。纷飞细雨、滂沱大雨……雨，似乎特别能激发他的灵感，让他写出美好的诗篇。不过，生命的淬炼之旅一路行来，雨所代表的往往就是更深层的象征意义了。下文我们将谈一段自风雨中走来的心情，从东坡的《南歌子》到《寒食雨》，看“乌台诗案”前后，东坡所面对两种境况，两种悲切的情怀，一种是与外界对抗的精神，一种则是悲怆绝望的心声。

《南歌子》写在“乌台诗案”之前，是东坡从徐州赴湖州途中，遇雨而作：

带酒冲山雨，和衣睡晚晴。不知钟鼓报天明。梦里栩然蝴蝶、一身轻。  
老去才都尽，归来计未成。求田问舍笑豪英。自爱湖边沙路、免泥行。

这阙词乍看似旷达，其实意气未平，表现的是一种豪情。“带酒冲山雨”，流露了与现实正面对抗的悲壮情怀。不躲雨，不悠游雨中，而是带着酒意大步迎向雨势，快步冲过层层雨幕，强烈地与山雨“冲撞”的态势。这样的姿态、心境，使得下一

句的悠闲意味顿减，反而增添了一份挣扎冲突后的寂寞与疲倦。“和衣睡晚晴”，为什么穿着湿答答的衣服就休息了？被雨淋湿的衣服标记着刚刚对抗山雨的过程，是否也有几分像从战场归来的战士那身盔甲，布满刀枪剑痕、烽火尘烟，同时也是抗敌不屈的勇者象征？只是，充满战争记忆的盔甲和满载雨水凉意的衣服，包裹的不也往往是疲累孤独、渴望安宁的身体与心灵？梦境也许是最便捷的解脱。在梦里，现实隐退，真幻模糊，仿佛也就摆脱了物我形象，不用受限于既定的形体，可以自由自在、无所羁绊地飞翔于天地之间。这里用了庄周梦蝶的典故。我们要注意的是，东坡此处的“栩然一身轻”却先有个前提：“不知钟鼓报天明”，必须“忘了时间”。换言之，东坡是以忘记时间、忘记现实，一种躲避的态度，来让自己得到舒徐，还不是庄子参透虚实真幻、解放形体执着、以臻精神自由的境界。可是，他真的忘记时间了吗？

一觉醒来之后，浮上心头的是“老去才都尽，归来计未成”——老的意识，进退失据、生命落空的悲痛，——涌现，他依然困在时空流转的现实感受里。所以词的下片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之情、郁勃之气。所谓“求田问舍笑豪英，自爱湖边沙路、免泥行”，都蕴含着孤绝的、与现实不谐和的情绪，是强作开脱语，并非真正的达观。而从这里也看出此时东坡的抉择：我选的就是一条刚正的路，不与泥同行，不要沾黏尘埃——一种洁身自爱、绝不同流合污的生命意识。带着这种与雨冲突的孤绝之姿，东坡面对现实的横逆，在逐渐酝酿的政治风暴中，“乌台诗案”的发生，又岂是偶然？

元丰五年（1082）是东坡贬居黄州的第三年。生活依然贫困，但日常起居已渐安顿，一家人相互扶持，倒也平淡温馨。同时东坡在朋友的协助下，租得一小块耕地，虽然贫瘠，经过一番整理后，倒也可以耘田播种，多少能够改善目前困窘的状况。他自号“东坡居士”，又在耕地附近自建了“雪堂”。雪堂只是简单的建筑，却让他有一处可以阅读、书写、沉思，偶尔招呼朋友的小空间。贬官的现实生活条件似乎有了改善，饱经挫折、忧惧的心也正逐渐调适。没想到老天爷的考验尚未结束。这年春天过后，雨连绵不绝，下了将近两个月，新播种的田地泡在水中，屋子也进水了，到处湿答答，而更湿更阴霾的是原本试图振作的心灵……

这一次，东坡选择了用诗写出他悲怆、绝望的心情。他作《寒食雨》二首：

### 其一

自我来黄州，已过三寒食。年年欲惜春，春去不容惜。今年又苦雨，两月秋萧瑟。卧闻海棠花，泥污燕脂雪。暗中偷负去，夜半真有力。何殊病少年，病起头已白。

## 其二

春江欲入户，雨势来不已。小屋如渔舟，蒙蒙水云里。空庖煮寒菜，破灶烧湿苇。那知是寒食，但见乌衔纸。君门深九重，坟墓在万里。也拟哭涂穷，死灰吹不起。

四十七岁的东坡，心境复杂多变。走过单纯的畏罪心理，超越个人的得失祸福，他在自我默省之中，体悟过往之非，却也重新肯定“尊主泽民”的儒家理想。理想的肯定更显现了他依然强烈的用世之心，于是，生命徒然落空的悲哀席卷而来。

这两首寒食诗，悲怆沉痛，是生命在时间的无情压迫下最无助的呐喊、呻吟：青春梦想凋零如春花，青春的岁月也在不知不觉中一去不回，而贬谪闲置的生涯，求进不得，思归难成，更将有限的年华抛向一片空白。东坡最后说：“也拟哭涂穷，死灰吹不起”——我也想效仿当年阮籍，在穷途之时痛哭流涕、尽情发泄，可是我的心已如死灰，冰冰冷冷，再也吹不起希望的火花了！东坡的作品结语从未悲痛若此，东坡的心境也极少掉入这样的深渊。

仿佛把最底层、最晦暗的气息吐尽，《寒食雨》二首之后，东坡的心境渐趋平和。面对生命无常、人生如梦的永恒课题，他就像个不愿放弃、努力寻求答案的学生，一步一步走在现实的生命旅途上，在前进中思索，在古往今来的悲欢人事、自然山水与亲身感受的人情温暖中体悟。他因此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篇章，有诗词，有文赋，呈现了他的多样才性、多种情绪：对时间的敏感、生命的无奈，以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，伴随着洒落悲哀的旷达。直到今日，许多人面对人生的风雨困顿，总会不期然地想起东坡在黄州时期的作品，尤其是《寒食雨》之后出现的，如《定风波》《念奴娇》《临江仙》以及前后《赤壁赋》。



苏轼（传）《潇湘竹石图》

## 04

### 此心安处是吾乡：《定风波》的又一新境

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是东坡经历生命风雨后的深刻体悟，也是他向往的人生意境，但知易行难，这样了然无挂碍的境界并非一蹴即就。从途中遇雨的《定风波》到多年后为王定国、柔奴而写的另一首《定风波》，东坡一路行来，于寻常生活、乡间野趣、新旧情谊之中，深化了自我的省思。下面我们就以他元丰五年、六年、七年到八年之后的作品为例，来了解东坡在日常行旅中的体悟，看看他如何寻得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生命归宿。

山下兰芽短浸溪，松间沙路净无泥。萧萧暮雨子规啼。  
谁道人生无再少？门前流水尚能西。休将白发唱黄鸡。

这阙词与前首《定风波》的写作时间很接近，都是写于元丰五年三月。词序：“游蕲水清泉寺。寺临兰溪，溪水西流。”蕲水在现在的黄冈市的东边。东坡在《游沙湖》一文中也曾提到相关的事情：“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，亦曰螺狮店，余将买田其间，因往相田得疾。闻麻桥人庞安常（名安时）善医而聋，遂往求疗。……疾愈，与之同游清泉寺。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，有王逸少洗笔泉，水极甘。下临兰溪，溪水西流。余作歌云（词略）。是日，剧饮而归。”东坡因病求诊，病好了之后，也和医生庞安常成为朋友。他就在这种身心皆相对舒朗愉悦许多的情况下，随着庞氏等人畅游清泉寺。相传王羲之曾在清泉寺练书法，寺旁有一清泉，是他洗笔之处。这道洗笔泉清冽甘甜，游人至此，往往会取水饮用，东坡也兴致盎然地喝了

，且颇觉甘美。就是在如此轻松的氛围里，他写下了这阕《浣溪沙》。

词的上片由三个意象组成：一是“山下兰芽短浸溪”，于溪水间就能看见刚发芽的兰草。这让我们看见了溪水之清澈，也点出了词序所言“寺临兰溪”之意。二是“松间沙路净无泥”，写散步松间小路，尘泥不沾，予人清新干净之感。之前东坡写《南歌子》曾说：“自爱湖边沙路、免泥行”，干干净净的路，不惹尘埃半点侵的世界，是东坡自重自爱的精神表征。行经清澈的兰溪畔，再走过干爽的松间小径，空间一步一步地展开，时间也一点一滴地向前推移。第三句的“萧萧暮雨子规啼”，前面的清爽疏朗被萧萧暮雨取代了，而时间也不知不觉地来到傍晚时分，又是一日将尽；此时耳际响起的是阵阵的杜鹃啼声，杜鹃啼便是暮春时节，春天也到了尾声——时间推移的感伤就在这句景色的书写中，自然而然地被引拨出来……

词的下片，东坡借由理趣的书写来面对时间推移的无奈，作意全在“溪水西流”这一“反常”的现象。

谁说人老了不能重返少年？你看门前溪水不就能够倒流向西吗？人生诸多可能，本无必然如何，因此，就不要徒然感叹岁月流逝，自伤衰老。……我们习以溪水东流入海为常态，但兰溪由东往西流，正好相反，打破了常态，正显示事物未必有固定必然之态，而生命的发展又何尝不会发生反常的现象？当然，东坡并非认为人可能返老还童。他由此体悟到的是：老与不老其实只是一种心境，如果人生有各种可能的变异，我们又何必以“必然如何”自限，让自己耽溺于一种现象、一种情绪呢？因此，面对岁月飘逝，其实也无须过度伤感。

一般人过生活，往往容易纠缠在生活事况之中，而东坡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性情襟抱，总是试图从这些浮生日常中去思索、分析、纾解，从而使自己能有较为宽阔的视野，达到更高远的精神层面。

能从寻常的生活里感悟高妙的生命理趣，不只需要“诗人心智的内在之光”，更需要诗人有一份闲散的心——心情放松了，感官就会更加敏锐，敏锐的听觉、视觉、嗅觉、触觉……开启了灵动的心智，于是，诗人才能从繁杂之中提炼出某种生命智慧，显现“灵视妙悟”。相田、医病、病愈、和朋友出游，东坡在这一年的暮春，从现实平凡的生活里，一步一步地放松了紧绷的心弦，一点一滴地重新感受生命的滋味与色彩。

春天过去，夏日渐远，秋风乍起，东坡仍不免时间的感伤。他写《洞仙歌》《念奴娇》等，无非是试图梳理这些时空流转的伤悲，想从变化之中寻找一种不变的定理来安顿自我的生命。元丰五年（1082）的初冬，写完《后赤壁赋》之后，东坡豁然开朗，体悟了“随缘自适”的安然，从而能够在这贬谪生活中感受闲情雅致，从闲心里去映照生命的自然喜乐。元丰六年（1083）以后，东坡写行旅中的一种体悟

，就呈现了与过去不一样的另一种风貌。我们来读这阙《鹧鸪天》：

林断山明竹隐墙，乱蝉衰草小池塘。翻空白鸟时时见，照水红蕖细细香。  
村舍外，古城旁，杖藜徐步转斜阳。殷勤昨夜三更雨，又得浮生一日凉。

这首《鹧鸪天》的上片全是写景，用的是清丽舒徐的文笔。“林断”是指树林到了尽头，王维诗说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现在东坡行到林断处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什么呢？林木浓荫消失了，映入眼中的是远方明朗翠亮的山峦，是修竹隐约遮掩的围墙人家——在这短短一句中，我们随东坡缓步行走，一景结束一景出现，无林则见山，见山而后再见房舍，终而驻足于“乱蝉衰草小池塘”。“乱”“衰”“小”的形容，呈现了一处寻常的乡野景色，蝉声不免杂乱、不悦耳，草色也难免间杂枯萎衰败者，而小小池塘更是难比水光潋潋的西湖，这只是荒郊里随处可见、因着季节天候自然呈现的素朴景观。接下来，东坡以少见的细笔写了一对很美的句子：“翻空白鸟时时见，照水红蕖细细香。”仿佛魔法棒一挥，平凡的景色便添附了一层明亮动人的光彩，而东坡的魔法棒正是他闲适的心情。因为当心情闲适了，放松了的心就同时打开了眼耳口鼻等感官，明亮的眼看见了自在飞翔的白鸟，也看见与水相映的红荷，更闻到了自水面风中隐隐飘来的细细花香——东坡曾说：“江山风月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”唯有闲心，我们才能真正地感受到大自然中和谐、美好的一切，也因此才能于平凡的人生、寻常的事物里见识到、体悟到那本来就存在的喜悦。

下片三句，一气贯串，却又有时间空间的转折。前面我曾说，东坡不是一味待在屋子里思考生命，他是在行动中去观看、去体察，进而认知生命的意义。这阙词正是他的散步文学、散步哲思。从村舍外到古城旁，写杖藜徐步的空间，而“转斜阳”一词灵妙地点出了杖藜徐步的时间之长，是不知不觉、悠然闲逸的就到了夕阳西下时分。时间流动着，空间变化着，而东坡没有特别的流连，没有多余的惋惜慨叹，他慢慢走着，一路前行……

结笔时，东坡回顾这趟杖藜徐步的心情：“浮生一日凉。”这一天，清凉天气让他得以舒舒服服地随兴散步，入眼皆是好风景。有趣的是，这“一日凉”的成因，细思量，竟是由于“殷勤昨夜三更雨”。想想看，说不定昨夜三更的雨声曾经扰乱了东坡的睡眠，惊醒他，也令他难以再入眠；没想到，第二天竟然放晴了，于是，前一夜的雨反倒是梳洗了大地，也带来了清新凉爽的一日。然则，东坡此时享有的闲情，又何尝不是因为现实上的失意而得来的呢？若非“乌台诗案”，东坡就不会从繁忙的政务中抽身，过着与乡野自然接近的日子；若非“乌台诗案”，东坡就不会有这么多时间和家人安和度日。所以，很多时候，我们当下怨叹、惊恐、烦恼的种种，一旦事过境迁，回头再看，会发现自己在其中别有所得、另有收获，此时，我们不禁也要感激那些灾难、那些挫败与失意——殷勤昨夜三更雨，又得浮生一日凉

——许久之后，曾经有人问东坡：对新法那些人是否有恨？东坡自言心中无恨。唯有将自己从“恨”的禁锢中释放出来，人才能有所成长，从而会感激那些不堪的际遇让自己的生命到达了另一个意境。

这阙词写于元丰六年（1083），虽然只是小令，却清丽舒徐，颇能呈现东坡黄州后期日趋淡远的心境。当然，闲情、淡远的心境都不是骤然可得的，纵使体悟到了，心情依然难免起落。

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东坡四十九岁，已在黄州度过了四年多的贬谪生活。这年春天，他奉调汝州（河南临汝）团练副使。这样的调动往往代表朝廷有意减轻对他的责罚，甚至可能是重新起用的象征。四月，东坡带着家人离开黄州。由于无须立刻赶赴任所，他们一家人就顺长江而行，沿路游览山水、探访朋友。十二月来到了泗州（在安徽）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刘倩叔邀约东坡同游当地名胜南山（都梁山），喝茶食野菜，闲话家常，东坡因此写了下面这首《浣溪沙·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》：

细雨斜风作小寒，淡烟疏柳媚晴滩。入淮清洛渐漫漫。  
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
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清欢，指的是一种心灵上没有利害烦扰，很闲适的欢愉，东坡认为这是人间最有情味的感受。唐代冯贽《云仙杂记》：“陶渊明得太守送酒，多以春秫水杂投之，曰：少延清欢数日。”陶渊明过着清苦的日子，却颇能享受生活中的清欢滋味。太守送他一些酒，他就先加“春秫水”进去，稀释了酒，也使酒变多了，悠闲浅酌的日子就多出了几天，清简欢愉的生活趣味也能延续得更长一些……这就是“清欢”，平凡简单，蕴含着人与人之间、人与万事万物之间最单纯的情味。

下片这三句写得自然、亲切，兼具了视觉、味觉与心灵的感觉，全由生活而来，不刻意为文，自有一种美好的趣味。

我们可以看到，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东坡的文字已经相当平淡自然，心境也显得宽愉疏朗。而他的仕途生涯也开始有了新的转折。贬谪生活结束，他离开黄州赴汝州路途上，来往于江淮之间，向朝廷乞求定居常州，希望归耕于此。但是，朝廷大局改变，元丰八年（1085）冬天，他先是派任登州，没几天，就被召回京师。此后三年多，官至翰林大学士，实际参与了国家要政。随着他获赦回京，当日那些受到“乌台诗案”牵连而被贬放的朋友，也都纷纷得到赦免，陆续调回汴京。好友多年不见，际遇各有不同，能在京师重逢，自然有许多感慨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与好友王定国再相聚而写下的词篇《定风波》。之前我曾提过，东坡用《定风波》词牌是有意取“平定风波”之意，但这一次他要写的不是自己如何平定人生的波澜，他写

的是一位女孩如何平定人生的波澜，以及那样的态度所给予他的启发。

常羡人间琢玉郎，天应乞与点酥娘。  
自作清歌传皓齿，风起，雪飞炎海变清凉。  
万里归来年愈少，微笑，笑时  
犹带岭梅香。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词序：“王定国歌儿曰柔奴，姓宇文氏，眉目娟丽，善应对，家世住京师。定国南迁归，余问柔，广南风土应是不好？柔对曰：此心安处便是吾乡。因为缀词云。”王巩字定国，家世甚好，是官宦子弟，从东坡学文，两人私交甚笃。“乌台诗案”发生，他因收受东坡诗而遭牵连，获罪贬放宾州监盐酒税。王巩离京赴岭南时，家中的歌女柔奴自愿随行。三年之后，王巩北归，与东坡再度把酒言欢，相聚于酒筵之上。筵席上，王巩唤出柔奴为东坡劝酒。东坡记得这位宇文姑娘灵巧善应对，便试着问她：“广南风土应该不好吧？”意指在那边物资缺乏，生活应该不好过。这问题并无哀叹之意，倒有几分“想考考柔奴，看看她会如何回应”的兴味。没想到，柔奴回答得云淡风轻：“此心安处便是吾乡。”简简单单的答案充满了令人动容的智慧。东坡感动之余，特意写了这阕词称颂她。

“琢玉郎”是指王定国，说他是如同上天以美玉雕琢而成的美男子；“点酥娘”则是指柔奴，说她的肌肤柔滑嫩白有如凝酥一般；俊男配美女，正是老天爷有意的安排。而这位美女不只有娇嫩的外貌，更是歌声动听的歌女：“自作清歌传皓齿，风起，雪飞炎海变清凉。”柔奴的歌声有多美呢？当她轻启朱唇，明亮美丽的歌声响起，仿佛清风吹来，雪花飘飞，炎热的地方转眼也变得无比清凉。这段文字既生动地写出了一对令人羡慕的丽人，也点明了柔奴的身份，赞美了她的歌声。

下片则写走过宾州困苦岁月归来的这对佳人，更有令人赞叹之处：“万里归来年愈少”。东坡在《与王定国书》一文也曾写道：“君实（司马光）尝云：王定国瘴烟窟里五年，面如红玉。”黄州五年，东坡不免自叹衰老，努力地在时光流逝的忧惧中自我调适、寻思化解。可是看看王巩、柔奴，他们在那人人认为是瘴疠之地的岭南生活多年，不但不显老态，反而越发年轻！眼前的柔奴，微微地笑着，清雅的笑容里仿佛飘散着岭南梅花的香气。柔奴放弃了京师里熟识的、比较舒服的环境，自愿陪伴王巩去南方过贬放生活，不辞辛劳也无怨叹，这样的精神何尝不是与梅花相似？梅花于酷寒中绽放，百花凋零而它独傲于枝柯，因此由来被视作士人高洁品行的象征。东坡说柔奴的笑容散发着南方梅花的香气，也就是以梅花来比拟这位歌女，赞美她如花的容颜与不逊于士人的高雅品格。那么，这样一位女子如何看待那段贬谪的岁月呢？酒筵之上，东坡轻松提问，柔奴简单的回应出乎他的意料：“此心安处便是吾乡。”京师繁华处也罢，宾州瘴疠地也罢，只要一颗心安定了、坦然了，便能欢欢喜喜过日子，便能感受周遭的温暖美好，那么任何地方也就都能成为安居的家。东坡之前写《定风波》，经过多少思索，而后体悟到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



；而眼前这位小女子不需要那么多的学问、那么多的反省思考，只是一往情深，凭着内心的爱选择自己的方向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，心安理得，何处不是家？我相信，这样简单的答案、纯净的心情，必然令东坡产生极深的感慨，也使他不由得赞叹眼前这女子，无怨无悔，勇于选择，单纯的心反而自然地达到了东坡还无法真正企及的生命境界。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定静安闲的心是自由的心，属于自由的灵魂，无处不可适，无处不悠然，事事皆可观，物物皆可亲。若然，则现实里的风波将不复带给心灵汹涌的波涛与惊惧，天涯海角，辽阔的天地间皆是自己生命依归之处。这阕《定风波》是对柔奴的赞赏，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正是东坡一生追求的生命归宿。

作者 | 刘少雄

摘编 | 张进

编辑 | 宫子

导语校对 | 郭利